

歷代詩話續編

麓堂詩話序

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辭。殊不強人意。惟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關中既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藏之家笥。未嘗出以示人。鐸得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獨得。實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隲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於是亦云。用託之木。與滄浪並傳。雖非先生意。亦天下學士大夫意也。於戲。先生人品行業。有耳目者皆能知之。文章乃其餘事。詩話云乎哉。姑識鄙意於後。遼陽王鐸識。

麓堂詩話

長沙李東陽賓之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

路山高谿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鉗索酒嘗。銜泥點沅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大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莓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曰。繡簾美人時共看。堦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峯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然未敢以語人。兒子兆先一日過庭。輒自及此。予頗訝之。又一日忽曰。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去獵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識。因誦予桔槔亭曰。閒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響聞曰。津吏河上來。坐

看青草短。海子曰：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夜坐曰：寒燈照影獨自坐。童子無語對人閒。以爲三、四年前，尙疑此語不可解。今灑然矣。予乃顧而笑曰：有是哉。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爲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

所未見詩。卽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爲有得。費殊不信。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祕書。予適至。費卽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予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於是二人大笑。啓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

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黨何如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麗。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麗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白小其道也。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諸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必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黏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

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爲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撝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讓予曰。莫太洩漏天機否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

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

一肇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作鬼詩

明詩選作
童軒詩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其選袁凱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祗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

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餽飭。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豔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嘗謂人曰。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倣。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若并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

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選唐詩者。惟楊士宏唐音爲庶幾。次則周伯弼三體。但其分體於細碎。而二書皆有不必要選者。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吾無取焉耳矣。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歌。每自歌所爲詩。真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得其歌。予值有得意詩。或

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強致。而亦有不**容強者**也。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卽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楊廉夫十二首。非近代作也。蓋廉夫深於樂府。當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縱筆。多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今所刻本。容有擇而不精之處。讀者必慎取之可也。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於習尚。周召二南。王國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

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方，乃爲一統之盛，歷百有餘年之久。然文章多出東南，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無亦科目不以取，郡縣不以薦之故歟。

昔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爲作詩之法。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爲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於廢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詩之爲妙，固有詠歎淫佚，三復而始見，百過而不能窮者。然以具眼觀之，則急讀疾誦，不待終篇盡帙，而已得其意。譬之善記者，一目之間，數行可下。然非其人，亦豈可強而爲之哉。蕭海鈞文明嘗以近作試予，止誦一句。予遽曰：陸鼎儀、海鈞卽笑而止。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詠。

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蘇子瞻在黃州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後之誦赤壁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於阿房及予所謂李杜諸作也邪。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自作猶和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論詩者無以易此矣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真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

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爲吳爲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之爲唐爲宋爲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爲調則有巧存焉苟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章。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李杜詩。唐以來無和者。知其不可和也。近世乃有和杜。不一而足。張式之所和唐音。猶有得意。至杜則無一句相似。豈效衆人者易。而效一人者反難耶。是可知已。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畧見於世。餘則未見之也。至蘇端乃謂其文章有神。薛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爲至妙。予不能辯。但恨其